

热历史

古代的师徒传承

林海

在中国古代,行业内的师徒关系既有不成文的规矩惯例,也有明确载录的行规手册,甚至有些作为附录被记入了官方的法典。

许多行业技能的传授,是通过家族式的经营与训练。故古语称:“家其专业,以求利者。”为了防止技术外传,通常传男不传女,以防女儿出嫁后导致技术外流。将专门技艺作为家产传给子孙的习俗,甚至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和保护。

《考工记》上说:“巧者述之守之,世谓之工”,并注:“父子世以相教也”。《国语·齐语》还解释了世传技艺的好处在于:“其父兄之教,不肃而成;其子弟之学,不劳而能。夫是,则工之子恒为工”。耳濡目染,教者省力,学者亦快,结果便形成了《荀子·儒效》上说的“工匠之子,莫不继事”的传统做法。

从官方的角度来看,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管理工匠。《魏书·刑罚志》说“其百工伎巧,驹卒子息,当习其父兄所业”。唐宋之后,匠户、灶户等“百工”开始纳入“匠籍”管理。元明两代,手工业者一律编入匠籍,隶属于官府,以轮班方式国家服役。当时的户籍制度分为民、军、匠三等。从法律地位上说,一世为匠,手艺和义务都世代承袭,不许私自分户,不得脱籍改业(据《明会典·工匠二》)。

因此,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,主要是采取亲子传承的方式来发展手工艺技术。但是,有的师傅没有子嗣,或者生意扩大,需要雇佣学徒帮忙,才出现了师徒之制。在这个意义上,师徒制是一种对于父子传承制的拟制,在习惯法上难免延伸使用家族之治的理念。对于作为外姓的徒弟而言,师傅如果愿意倾囊相授,是十分可贵的。师傅如果不愿传授核心机密,为防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傅”,也并非不可理解。

随着匠籍制度的瓦解和师徒制度的发展,越来越多徒弟在学成之后,开始自立门户。正如民间所言“一技在手,走遍天下”。但是,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,如果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傅”成为常态,那么再不会有师傅愿意教授徒弟技艺,技术传承和行业发展势必受到影响。因此,师傅在选徒和教徒时,在意志



▲山西博物院展出的陶艺工匠蘸釉吹釉、描绘青花场景 记者 刘亚 摄

力、人品、能力等各方面都会严格要求徒弟,很多时候甚至于百般挑剔,使徒弟过着如履薄冰一般的生活。同时,他们也非常重视培养弟子的封建宗法观念,从思想上使弟子对自己终生感恩。

其实,这种师徒之制,早在很早的时候就在道德层面进行了规定。《管子·弟子职》规定:“先生将食,弟子饌饌。摄衽盥漱,跪坐而饌;先生有命。弟子乃食”“先生将息,弟子皆起。敬奉枕席,问所何趾”“先生既息,各就其友;相切相磋,各长其仪”。但作为行会、公所的行规加以规范,是迟至明清时期才有。

明代织造业行会规定了徒工制度,但是仍然倡导手工技艺尽量要父传子继:“不论店间工司,就地父传子业,亦以满师例”“子承父业,或长或嫡,以亲生一人照满师例,其余亦可向公所报名入行”。一般徒工要学徒三年,但准许亲生儿子一人免去学徒期,其余子侄学艺则与一般徒弟的待遇相同。很明显,在官方和行会看来,儿子有学徒和开业上的优先权,父传子业也有着天然的正当性。

根据苏州行会规定,为了限制竞争,也为了控制技艺的传播,徒弟人数受到严格限制。通常规定,授徒每三年一期,每期一人,不许重叠招收——“每人须三年乃授一徒,盖以事此者多,恐失业者众也”。如果不遵守此规定,行会则有权予以惩罚。在苏州金箔行规定每姓只能授徒一人,违规时惩罚也非常严酷。

在石湾,根据陶艺工会行业规定,学徒未入行前,只能从事最为粗笨的基础工作。工资只有入行师傅的几分之一。各行制陶技术也规定只传男不传女。女工只能做少数

的日用器皿。各行会从业人员要缴纳“行金”才能入行。光绪年间,入行的行金分为三种:第一种是父传子。凡父亲已入行,儿子(必须要有血缘关系)要入行的,交入行费9元白银,分三年交清;第二种是兄教弟,兄已入行的,弟要交入行费18元白银,分三年交清,并要先做两年学徒;第三种是从师学艺,无父无兄在行的,要有师傅接受其入行,每季交入行费白银12元5毫,学徒期长至6年。

不过,行会同时也规定,一旦确立了师徒关系,师傅则必须尽力传授技艺。学徒期满离开师傅独自开业时师傅赠送一套工具,师傅去世后徒弟要准备孝衣,并以孝道待之。但是,许多师傅仍然藏着一手“绝技”不肯传给徒弟。所谓绝技,有时就是“秘不外传、难免断绝”的意思。例如制笔业中的金陵陆继翁、王自用,吉水的郑伯清,吴锡的张天锡,杭州的张文贵等都有绝技,所制毛笔各有特色,却因“不妄传人”而“惜乎近俱传失其妙”。制陶业中的宜兴陶家对陶土的“取舍、配合各有心法,秘不相授”;彝鼎业中的松江胡文明能“按古式制彝、鼎、尊、缶之类,极精,价亦甚高,誓不传他姓”。于是,这些传统技艺便大多失传而绝。

今天传承下来的很多技艺,都是学徒偷师而来。清末广州制革业中的熟皮配料是关键技术,由师傅掌握,配料时在小房内操作,有时还把窗帘拉住,不让徒弟看见。徒弟只能在日常帮师傅做活时用心观察,对关键技艺还不能随便打问,全靠心领神会。或者,师傅在晚年或临终前才单传给最可靠的弟子。不过,这种防范式传授也容易导致技艺失传。 (《法制日报》)

生活史

漫话八仙桌

许若齐

祖上曾经“阔过”,家道中落了,最后留下的,肯定还有一张八仙桌。那桌子没准是红木的,很沉很沉,用了好几代人了还暗幽幽地发着光亮。太爷用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,一字一句叮嘱子孙:家境再窘迫,都要留着;要是变卖了它,后面就是讨饭的日子了……

八仙桌的来龙去脉,民间有诸多传说,难免牵强附会。不过它的名字起得确实好,一桌四方,东西南北,八人落座,以仙喻之,飘飘然固然不会,稳当舒坦却是实打实的。它在主人家的地位也是相当彰显的,总在厅堂居中,背靠长条案几,案几上东瓶(平)西镜(静),中间一时钟(终生);条幛对联高悬,两边是祖宗画像照片,或慈祥或庄重;左右两把太师椅拱卫,气派格局都有了。

大凡家庭的重要活动,都与它息息相关:祭祖、会客、聚餐……有时也进行着通宵达旦的娱乐活动:打麻将、推牌九……饼筒条擀于其上,声响不绝,显示桌面材质的不同凡响。

八仙桌的结构是相当简单的,仅腿、边、牙板而已。造型与结构在明代已臻完备。一张标准的八仙桌应是形态方正,结构牢固,桌面平整,任你摇晃,立地纹丝不动。红木、黄花梨木材质的,当然不是一般百姓人家所能问津,但榉木之类还是要的,至少传三代,百年后身子骨依然结实硬朗。八仙桌的制作尽管不复杂,但绝非一蹴而就。用传统的斧锯刨工具为之,浑身上下且不用一钉一铆,这可不是朝夕之功。

(《安徽日报》)



▲临猗县大巍山农耕文化博物馆中的八仙桌与条凳 记者 刘亚 摄

文史拾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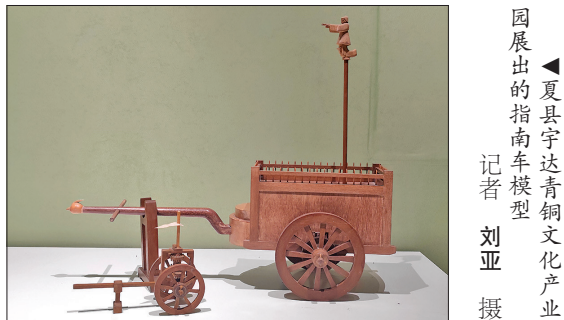
指南车

传说黄帝和蚩尤大战3年,交锋72次,都未能取得胜利。蚩尤一会儿呼风唤雨,一会儿制造大雾,使得黄帝的军队常迷失方向。

在一次大战中,蚩尤眼看就要战败,他又放出大雾,霎时四野弥漫,部队深陷其中。黄帝十分着急,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,马上召集大臣们商讨对策。众大臣都到齐了,唯独不见风后,黄帝只好亲自去找。

在一辆战车上,黄帝找到了风后。只见风后独自一人在车上睡觉,黄帝生气地说:“都什么时候了,你怎么还在这里睡觉?”风后慢腾腾地坐起来说:我哪里是在睡觉,我是在想办法。”接着,他用手向天上一指,对黄帝说:“您看,为什么天上的北斗星斗转而柄不转呢?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现象,制造一种会指方向的工具,有了这种工具就不怕迷失方向了。”之后,由风后设计,大家动手制作,经过几天几夜奋战,终于造出了一个能指引方向的仪器。风后把它安装在一辆战车上,车上安装了一个假人,伸手指着南方。然后告诉所有的军队,打仗时一旦被大雾迷住,只要一看指南车上的假人指着什么方向,马上就可辨认出南北东西。

从此,黄帝的军队再也不怕蚩尤的大雾了,人人奋勇争先、骁勇善战,大家一鼓作气终于打败了蚩尤,打通了中原的道路,控制了黄河中游一带。可惜风后却在这场战役中不幸遇难,黄帝悲痛万分,亲自为他选了坟地,把他埋葬在黄河以北今天山西芮城县的赵村。后人又把赵村改名为“风后陵”,意为风后的陵墓。“风陵”也就是现在的风陵渡。 (山西人民出版社《山西故事》丛书)



▲夏县宇达青铜文化产业园展出的指南车模型 记者 刘亚 摄

红色记忆

一把军号



在山西省沁源县城的望怡小区,住着一位老八路,他叫王栓柱,是原太岳军区南进支队57团的战士,1942年至1944年在中条山一带打击日寇,1945年日本投降后,他所在部队编入野战部队。

解放战争时在攻打长治战斗中,王栓柱受了伤,在老家养好伤后部队已经转战打到了山东,他联系不上,从此就没有归队。2017年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馆长杨金玉在省军区开会时,与沁源县的一名感动山西国防动员新闻人物住在一个房间,当听说有这么一位老八路时,杨金玉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散会后没有返回垣曲,直接和

这位朋友一起去了沁源,当晚就见到了这位老八路。老人身体很好也很健谈,得知老人当年是一名司号员,他们一直聊到了晚上10时许。第二天一早,杨金玉又一次登门,请老人讲当年在垣曲县打日寇的故事。老人回忆说,1944年57团在垣曲和闻喜交界处的玉坡一带消灭贾真一匪部时,冲锋号响起那一刻,战士们如箭一般呼啸着冲向匪军,贾真一匪部大部被歼,还俘虏了土匪300余人。说到这里,老人指了指客厅柜里的那把军号,说:“喏,就是这把号子。有军号陪伴,他就不会忘记战斗的岁月,不会忘记为民族解放牺牲的战友。”当日,

杨金玉怀着敬仰的心情离开了老人的家,返回垣曲。

201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,杨金玉怀着对老人的敬重,给老人家里打了个电话,得知老人病重住院了。他放下电话,即刻动身,于当日晚9时赶到沁源。病榻上的老人苍白消瘦,说话无力。家人说老人得了肝癌,已到晚期。这时老人睁开了眼睛,看见他,用当地方言吩咐家人,让把军号拿来。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,他的女儿拿着军号来到了老人面前,老人接过军号抱在怀里,足足有10分钟,然后郑重地把它放在杨金玉的手中。这时,杨金玉已是泪流满面。

四天后,老人离世了。得知噩耗,杨金玉再一次赶到沁源,与一位他敬重的老人、一位八路军的老战士做了最后的告别。 (王雪花)